

初雪

■陈小莲

吴文店里新进了一款鞋,名叫初雪,因为寓意纯洁,卖得特别火。他刚送走一拨客人,正在归拢客人试穿的几双鞋,就见王红带着两个女的走了进来,他忙起身迎接,“姐,你们来了。”

王红说:“听说进了不少新货,今天才有空过来,我还带了两个闺蜜过来,看看有没有合适的鞋子。”她边说边环顾着店面,“嘿,这么多啊,眼睛都看不过来了。”

“这些都是新款,三位姐姐,你们慢慢看,慢慢挑。”他说完,转身去给来客倒水。

吴文用托盘端着三杯水出来的时候,王红已经抓起一双白色高跟鞋在试穿了,“怎么样,好看吗?”只见她双手撩起长裙摆,对着镜子,身子转过来转过去地看。

吴文说:“姐,你真有品位,这是我们店里卖得最好的鞋,名号也别致,叫初雪。37码就剩这一双了。”

“哦,就只剩一双了? 喂,小霞、丽敏,你们俩看看,好看吗?”王红流露出一脸惬意。

那个叫小霞的长得有点胖,年纪看起来也显得最大,只见她一个劲地点头,说:“挺好看的,挺配你这身衣服的。”

“丽敏,你觉得呢?”王红转头望向丽敏。

叫丽敏的女人是三个中最时髦的,扎着高马尾,耳朵上那对大耳环特别扎眼。只见她拿起鞋架上的标签看了看,又放回去,然后撇撇嘴,甩了下头,那对大耳环也摇摆起来,说:“不好看,丑死了,快脱了吧。”

王红咧起来的嘴角稍微往里收了收,最后停留在王红的脸上,“鞋子呢,舒适度是第一位的,姐,你有没有一种踩在雪上的感觉?”

吴文目光缓缓从三个人的脸上掠过,最后停留在王红的脸上,“鞋子呢,舒适度是第一位的,姐,你有没有一种踩在雪上的感觉?”



观澜湖风光。许欢 摄

王红点点头,穿着鞋来来回回走了两圈,“软软的,挺舒服的。”

吴文扶了扶眼镜,“这鞋子啊,不仅舒服,上脚还好看。”

小霞也一点头,说:“嗯嗯,我也觉得好看。”

“这鞋啊,将纯洁藏于细节,把高贵写进行走的每一步,尽显你的温婉大气。”吴文指着墙上的宣传画,逐字念着广告语,眼睛有意无意地扫向旁边跷着二郎腿的丽敏。

丽敏“噫”地站起来,翻了个白眼,说:“你们都说好看,你们有眼光,就我的审美不行,比不上你们,行了吧?”

王红脸一沉,说:“丽敏,你说啥呢? 我们在说鞋呢,又没说你。”

丽敏把包往肩上一挎,说:“丑死了,快脱下来吧。”又抬手看看手表,“快走吧,你们不走,我走了,我还有事呢。”说完,扭头就往店外走。

王红拉起小霞赶紧去追,边走边回头冲吴文说:“这鞋子先给我留着,我过后再来。”

半个多小时后,吴文发现丽敏突然又回来了。她直冲冲地走进来,说:“那双初雪,我要了。”

“你不是嫌丑吗?”吴文一脸惊讶。

“我是说王红穿着丑,我穿呀,就不一样了。快,拿出来。”

吴文犹豫着从柜子里拿出鞋盒,慢悠悠地把鞋子拿出来,丽敏一把抢过来,脱了鞋就试,然后站起来走到镜子前,左照右照、前照后照,还用力地蹬了两下,大理石地面响亮地回应了两声。

“怎样,好看吧?”

吴文“嗯嗯”应着。

“就它了。我要了。”

“姐,不行啊,初雪就剩这双了,你如果想要,过两天再来。我已经答应给你闺蜜留了,做生意要讲诚信的。”

“她交定金了吗?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她又没交定金,我又不会差你钱,卖给谁不是卖啊!”

俩人拉扯间,吴文瞥见玻璃门外,有客人过来了。他连忙抓起收款枪,说:“1286元,我扫你。”

“姐,您的小票。”吴文刚把付款小票递给丽敏,王红就进店了,她看到丽敏时先是吃了一惊,当看到柜台上的鞋子时,有些疑惑了。

“姐,别看了,就是你要留的那双初雪。”

王红一脸不悦地看着丽敏,说:“丽

敏,你?”

丽敏支支吾吾,吴文看到她把手上的小票攥成了一团。他抿抿嘴,说:“姐,你这闺蜜真好啊,这鞋啊,她说是买来送你的。”

丽敏快速瞪了吴文一眼,脸上堆起笑容,“啊,是啊,初雪就是,准备买来,送你的,就想给你一个惊喜。”

“啊?”王红从开始的不快,马上转为惊喜,她握着丽敏的手说:“真的吗?”

丽敏一时无语,却点了点头。王红走上前,揽着她的肩膀说:“走,一起吃晚饭,我请客。”转头又招呼起吴文来,“你也一起。”

“不好吧,店员请假,我还得看店呢。”

“你别光顾着挣钱,姐的面子你都不给了。”

“姐,你看,我这。”吴文抬起右手在店里划了一圈,“没人看店真不行。”

丽敏小声说:“算了,别叫他了,他一外人。”

王红犹豫了几秒,说:“走不了另说,下回别忘了给我们介绍新鞋子。”

吴文说:“那必须的啊。”

作为闺蜜,丽敏或许永远不知道王红是吴文的表姐。

石匠的天使

■符浩勇

嶙峋的石山出息成旅游点了。

山道修得平整,石阶一级一级往上铺,两边立着铁栏杆,刷了绿漆。太阳斜斜地照着,山上的石头泛着青灰色的光,有些地方方长着薄薄的青苔。

旅游来的人多了,山腰上便搭起凉亭,摆上长条木凳,供人歇脚。小尹跟着爸爸,一步一步往山上走。她刚读学前班,个头矮矮的,背着个小布包,走得慢。爸爸走几步就回头等她,有时伸手拉她一把。

走到山腰,爸爸说歇一歇。小尹坐在凉亭里的木凳上,从布包里摸出水壶,喝了两口。凉亭里还有几个游人,有的在拍照,有的在吃带来的东西。山风吹过来,带着草木的气息,凉丝丝的。

小尹东看看西看看,忽然瞧见不远处有个人,蹲在一扇石壁跟前,手里拿着凿子和锤子,一下一下地敲着。她站起来,朝那人走过去。爸爸在后面喊了一声:“别乱跑。”她没应,还是往前走。

走近了才看清,那个瘦弱的石匠。他穿着一身灰扑扑的衣裳,袖口磨得发毛,领子也洗得泛了白。人很瘦,颧骨突出,眼袋微微凹下去,脸上的皮肤被日头晒得黑红红的。他的手却稳,指节粗大,握着凿子的手势既用力又轻巧。锤子落下去,凿子尖在石面上移一丁点儿,石屑便细细地迸开来。他不急不忙,就那么虔诚地打着凿,仿佛眼前这扇石壁是世上顶要紧的东西。

小尹站在他身后,不出声地看着。石匠察觉有人,偏头望了她一眼,嘴角微微动了一

下,像是笑了笑,又转回去接着凿。小尹这才注意到,石壁上已经显出一些线条来了。那些线条浅浅的,曲曲弯弯的,凑近了看,隐隐约约能看出个形状——是一张脸,圆润润的,眉眼还不太分明,但轮廓已经有了。再仔细看,肩头、衣褶的纹路也露了些痕迹出来。渐渐地,石壁显露出天使依稀的轨迹。

小尹歪着脑袋看了一会儿,忽然点着头笑了。她认得这个,图画书上见过,白白胖胖的小天使,长着翅膀,笑咪咪的。虽然石壁上还没有翅膀,但那圆乎乎的脸蛋,那微微扬起的下巴,就是天使的模样。

“大叔。”她忍不住开口,“你怎么知道,天使藏在那里?”

石匠手里的锤子停了一下。他抬起头,看着小尹,嘴唇动了动,像是想说什么,又咽了回去。他抬手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,手指上沾着石粉,在额角留下几道白印子。支吾半天,他才慢慢地说:“我镂刻时,她就在我心里。”

小尹眨眨眼,不太明白这话的意思,但又觉得这话好听,便又点了点头。她盯着石壁上的线条又看了一阵,伸出手指头,在空中跟着那线条比画了一下,没敢真的摸上去。

石匠见她这样,便问:“你叫什么名字?”

“小尹。”

“几岁了?”

“六岁。”小尹伸出两只手,先比了个五,又加了一根手指头,觉得不对,重新比了个六。

石匠点点头,没再问了。他重新拿起凿子,对准刚才停下的

地方,轻轻敲了一锤。石屑溅开来,有一小粒蹦到小尹的鞋面上。她低头看了看,用鞋尖蹭了蹭,没蹭掉,便不管了。

小尹想了想,又问:“这个天使要凿多久?”

石匠停下手,端详了一下石壁,说:“还得一些日子。”

“凿好了会怎么样?”

“不怎么样。”石匠说,“就留在这里。”

小尹好像对这个回答还算满意,没有再追问。她又看了一会儿,忽然说:“你凿得真好看。”

石匠的手顿了一下,没抬石头,声音比刚才轻了些:“谢谢。”

爸爸不知什么时候走过来了。牵着小尹的手要走,她的脚底下却还磨磨蹭蹭的。她一边走一边回头看,石匠蹲在原处,锤子凿子的声音又响起来,叮叮,一下接一下。石壁上的天使在午后的光线里,轮廓又深了一些,那张圆润的脸朝着山道这边,像是在目送她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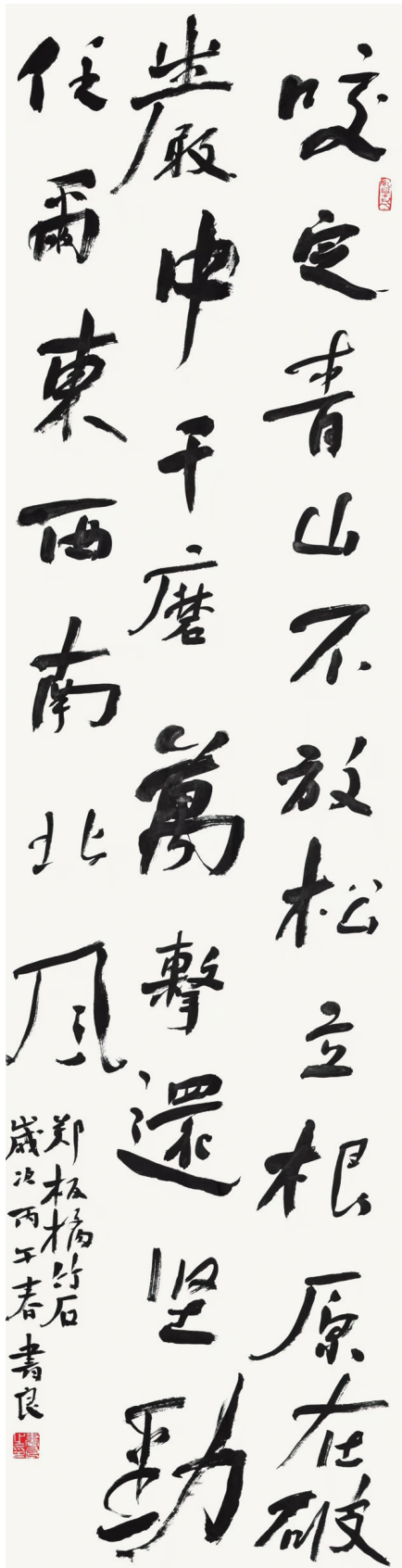
走出一段路,小尹忽然问爸爸:“爸爸,天使真的藏在石头里吗?”

爸爸想了想,说:“石匠师傅把它凿出来,它就在。”

小尹琢磨了一下这句话,觉得和石匠说的不太一样,但好像又差不多。她没有再问,跟着爸爸往山上走。

山道拐了一个弯,那叮叮的凿石声便渐渐听不见了。风吹过来,满山的树叶沙沙地响,有几片叶子打着旋儿落下来,落在石阶上。

小尹踩过一片枯叶,叶子发出细碎的脆响。她心里却还想着山腰那边的石匠,想着石壁上那个还没凿完的天使。



周书良字

几何支撑的城堡

■吉歌海

周日,从早晨到中午,符兴已经在海边的沙滩上两次堆起城堡。但都是不到几分钟就轰然垮塌,这使他非常气馁。他发誓,再堆一次城堡,再塌,今后就不玩这个了。

他换了一块有椰子树遮阳的沙滩,画出一个四方形,底层用潮湿的沙子压实,城堡的地基初具规模;中层夯实沙墙,再掺入细小的贝壳碎片,增加摩擦力;顶层是精心筛选的干沙,用来雕刻细节。他从背包里掏出装满水的喷壶,一边喷水保持沙子湿润,一边“精雕细琢”。漂亮的城堡终于屹立在海滩上。他满意地笑着,伸手向上,比画出剪刀手。

中午,林老师来到海边休闲观光,远远地看见符兴在做沙雕。她走过去看符兴的杰作:符兴用树枝从塔楼顶上径直插下去,作为城堡的旗杆。林老师拍了下符兴的后背,他一激灵,猛地起身,城堡轰然垮塌。他回过头来,双眉紧蹙、刚想发火,但看到是教几何的林老师时,只好压抑怒火。他狠狠把铲子摔在沙滩上。胸口憋着一股气,今天沙雕城堡,已经第三次垮塌了。

“结构不稳定。”林老师仔细地看了看摊在地上的“城堡”,“重心偏了。”她弯腰捡起铲子,“你这城堡的城墙是垂直的,底座又太窄,能不塌吗?”

“可画册里的城堡城墙都是直的啊!”符兴反驳道,声音带着委屈。

“画册里的城堡有石材支撑,沙子可不一样。”林老师蹲下来,用手指在沙地上画,“你看,这是梯形,上窄下宽,和你垂直的长方形城墙比,哪个更稳?”符兴盯着沙地上的线条,没说话。林老师又捡起几根树枝,摆了个三角形,再摆了个四边形,轻轻一推,四边形立刻散了,三角形却纹丝不动。“这就是三角形的稳定性,几何里最基础的原理,我上周讲的课,你还记得吧?”

符兴尴尬了,他抓耳挠腮,根本就想不起来林老师上周讲的是啥。他不喜欢数学,一到数学课时,他不是趴桌子上睡觉,就是在课本上涂鸦。

现在在海滩上,符兴第一次认真听林老师讲几何。“重新来。”林老师站起身来,“你把城堡的底座改成正六边形,每条边受力均匀,比正方形底座更稳。”她指导着符兴,“你把城墙做成上窄下宽的梯形,压

油溅到手上,能疼成什么样? 我整天上班不累吗? 在单位有做不完的事情,回到家屁股还没落下来,饭也没吃上一口,你就叫我做这做那……”

广青的嗓门越来越大,脸色也涨得越来越红。

桂香蒙了,她不知道广青为什么突然发火。但她知道,自己的男人活得不容易。

桂香没有接话,再说下去,就得吵架了。她站起身,默默地开了门,自己去药店买了盒烫伤膏。

桂香的伤,过了很久才好。这事就这么过去了。日子像温汤水,不冷不热地向前淌着,渐渐冲淡了一些印记。

春意渐浓的时候,有一天,广青和朋友去野外钓鱼。那天天气很好,微风拂面,鱼儿频频咬钩,几个人满载而归。

广青很开心,晚上,他亲自下厨烧鱼。锅里的油很热,鲫鱼刚放进去,“啪”一下,油就溅了起来。滚烫的油溅到广青的手上,立刻起了泡子,疼得他大声叫起来。

“怎么了?”坐在沙发里的桂香关切地问。

“被油烫着了。”广青说。桂香迅速起身,跑到厨房里关掉煤气,然后对广青说:“你先忍一会,我去给你买盒烫伤膏。”

广青愣住了。一瞬间,他好像记起了什么。

门已经打开,桂香“咚咚咚”地下楼了。

广青的伤,很快就好了。



听海的枯木与红裙。陈龙 摄